

集部

横浦集卷十八

宋　張九成　撰

劄子書簡

為先奉直陳乞章服上參政

某拜違鈞坐倏已四年自聞參貳大政雖為天下賀得人然不敢以區區之私上溷鈞聽極懷嚮往仲夏毒熱伏惟神明協相鈞候起居萬福某少意上瀆某老親某比

以明堂恩得封承事郎某塵忝未四年而存没與榮仰荷聖恩論報無所顧人子於榮親之心初無窮極有冒僥倖而不能自止者伏惟鈞慈特有以體恤之幸甚某自紹興二年四月初五日蒙恩賜進士及第於法以出身日為始於來年四月間合磨勘轉承議郎今已有三年餘磨勘妄意欲以上件三年磨勘仰告朝廷乞為老親改換章服庶幾少慰人子拳拳榮親之意使侈大君恩光榮門户亦參政之所樂聞也伏冀垂念

又上宰相

某昨於紹興二年四月初五日蒙恩賜進士及第二十日又蒙恩授左承事郎簽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五月十一日又蒙恩以類試第一人恩例轉左宣教郎紹興二年七月初三日蒙恩以究心職事轉左奉議郎紹興五年以明堂赦恩父某封承事郎某塵忝未四年而身為朝官存没封敘仰荷聖恩論報無所竊念某自六歲讀書家素寒窘父某不使某為農為商躬自撫育

教督誨誘凡三十餘年某年四十一方登科第常恐榮親之心蹉跎遲暮今幸父某已授封命不勝滿願顧以父某年六十九歲鬚髮皓然拳拳之心欲更得君恩榮耀使朝廷緋袍銀章在吾親之身庶幾少慰老親所以訓誨之意而於人子之心亦少稱愜伏念某出身已及三年餘來年合轉左承議郎某乞以目今三年餘磨勘仰告朝廷特為父某改換章服使移大君恩上慰親心下副人子之願伏乞僕射相公推愛親之心下及疎賤

使天下皆有報親之路亦足以少厚風俗者

上李泰發參政書

學之不可已也久矣人而不學則不明乎善不明乎善則內無以誠身近無以齊家小無以治國大無以平天下嗚呼悲夫歷觀古之奇才偉望功業盈天地姓名高日月然而反覆瞻視終有不滿人意其亦可怪也甚嘗斷之以一言曰不學而已爾何哉管仲不學故有三歸反隱之失晏子不學故有澣衣濯冠之失子產不學故有

鑄鼎刑書之失霍光不學故有隳妻邪謀之失是數公者或尊大王室或處死不亂或精明博洽或朴厚端重世皆瞻仰世皆驚歎巍然兀然若北斗之經天華嶽之居地也惜夫先王之道既散聖人之學不明故使夫數公者直情徑行無所歸赴自處於不幸之列其可悲也已某讀書至論語因子夏論灑掃應對之說乃得夫先王所謂小學之道焉又讀書至孟子誠身有道之說乃得夫先王所謂大學之道焉某請整襟肅容頓首再拜

對閤下而一言之嗚呼噫嘻小學之道先王所以發聖人之機也大學之道先王所以宣聖人之用也能言則學唯能食則尚右手六年則學方名十年則學書計十有三年則讀詩舞勺矣十有五年則舞象而學射御矣此所謂小學之道也所以發聖人之機也過此以往則致知以格物格物以知至知至以誠意誠意以正心正心以齊家齊家以治國治國以平天下此所謂大學之道也所以宣聖人之用也昔吾夫子傳斯道於洙泗間顔子得之

故其為學也不遷怒不貳過曾子得之故其為學也動容貌正顔色出辭氣惜乎顔子短命其學不傳曾子傳斯道於子思故子思有中庸之論子思傳斯道於孟子故孟子有仁義之説孟子既没聖道絶矣重遭坑儒火書之酷微言大義寥寥寥然如一唱三歎之音世人不復聞矣可勝歎哉自兩漢以來其為學也抑又可悲已其高者以章句破碎為學以方州部家為學以盤辟容止為學其下者則又以刑名為學以盤盂方書為學以雕

蟲篆刻為學其於治心修身之道路斷壞絕事不相關嗚呼不知其所以辛苦而僅有之者亦何所補哉其不肖抑嘗悲夫五禮六樂五射六御六書九數之法不傳於今不得冀聖人之機也既又歎夫大學之道其書具在可以極其所歸以明聖人之用其歸安在致知格物是也大矣哉人之知也本自高明本自廣大本自和樂本自莊欽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河海山嶽昆蟲草木舉在於是不知格物則其理不窮其理不窮則天地日月

四時鬼神河海山嶽昆蟲草木一皆顛倒失序其可以弗謹乎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故其處心也居衡茅如在廊廟戴蓑笠如被藻火驅奴隷如進退百官對妻子如燕見賓客不敢忽也不敢忽也者所以行其所知也則夫世之聲勢利達脂澤膏火不敢以絲毫介其清明將以致吾之知使天下無一物可以動其心庶幾得夫所謂聖人之學也然而心則已至力則未及孳孳在念未知或休伏惟閣下剛健蓄德氷玉持身其為太常為

御史為郡刺史風節凜然當今人才誰不推閣下為第一品獨竊喜夫斯道也將有所傳矣閣下亦嘗念今之為學者乎絺章繪句博物洽聞耳大者唱小者和遞相誇傳牢不可破至其所謂高明者拱手而歸於釋氏且夫釋氏之為學也言為無所不周實則礙於倫理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某請以釋氏之學求正於孟子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釋氏豈知人倫乎獨念古人有言曰學之為父子焉學之為

君臣焉學之為長幼焉父子之道長幼之節其行於家行於鄉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也久矣竊歎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故兩薦於開封再試於禮部不為登甲科計也不為取青紫計也亦不為求車馬驕門生弟子計也為君臣之義也比閭於親戚故舊之間曰府監兩舉者法當免舉某痛念賓興之禮不行孝弟之法不舉宰相不辟才諸侯不貢士某將退而隱居乎荷篠荷蕢者正得罪於聖人之門將進而事君乎困於無資又不獲

論列於省部之下干求乞丐則又某所羞也回皇無據
輒欲借便於先生掃門望拜獻笑乞憐此僕奴之態也
儒者固不當為至於身列鈞樞望高天表腰金拖玉曳
紫揚鞭丁斯時也乃欲高舉遠引憶鱸魚賦猿鶴此姦
人之雄也大人固不當為閤下於艱難險阻之際治煨
燼之餘撫瘡痍之俗吹枯噓新生死肉骨將以盡大人
君子之道此正某之所願見也倘以某念君臣之義為
急伏惟少留意焉嗚呼聖人有明訓曰食無求飽居無

求安敏於事而謹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甚食甘藜藿居在圭蓽事弗敢慢而言不敢輕也區區所學如此所以求正於先生以為終身之計是以七日戒三日齋質之祖宗諆之卜筮熏沐椒蘭克成贄禮三拜於堦下而獻之焉其進也願聞一言

答徐得一書

來書論仁益見存養甚矣吾子之好學也然不耘苗者固非好學而揠苗者亦非善學也故懈緩者謂之無志

而躁急者失在自欺仁乃聖門第一語不存養數年而欲求決於一日之間是以易心窺仁也前日已面語左右矣來書第以處已接人駕過仁字要之仁果何物耶至於克已復禮之說區區所聞於左右者於公何補哉切冀潛心黙識以歲月求之忽有得焉願以見教

答李槫書

某啓末及披識遽辱惠書且審初冬起居佳勝某謫居杜門不通水火不復如昔日與士子游而來書云爾傳

之者妄也甚憂患餘生耳目昏瞶口面喎曳去死無幾矣舊學荒廢頓失畦逕吾子好學如此益以重僕之愧耳然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止於務博洽工文章也內自琢磨外更切磋以求此心心通則六經皆我心中物也學問之道無過於此此僕聞之於先生長者今老矣尚記憶焉輒以告吾子若乃難疑質問僕老且病無以副吾子之勤幸加察焉正遠保愛

與常子正中丞書十二首

遼遠教誓瞻仰極深台旆行日凡兩適郊外皆不獲望見少慰鄙懷此情悵惘未易名貌暑退作凉伏惟氣體諧暢神明扶持台候起居萬福某不才多病衆所嫌唾亦自厭煩分老丘園永親甘旨伏承中丞舉之發棄之中置在侍從之列方欲少殫微節上報國家而中丞抗章引去某病體亦不可枝梧倘中丞朝晚還朝庶有承教之幸不然終求遂志小舟訪公於苕霅之上不難也它唯倍保寢興即秉鈞軸以福宗社生民

監稅陸景端吾鄉佳士也學問精深操履清白其父韶之頃受知於張全真亦任察官風流文采自為一鄉所宗稅場體例多交結貪饕庶免責罰此郎乃獨不爾泒立其間倘非中丞保全則士人亦何所依倚試引之坐末問以利害當知其所存矣聞前稅官各求恩賞增稅數倍後人受害商旅不通願稍懲革之甚幸

比陸監稅行曽拜問起居諒已塵浼邦達書中伏辱批誨極慰鄙懐且審即辰神明協賛台候起居萬福下車

云始政聲聳傳此固不足盡吾中丞所學然亦少慰人意矣某區區無補秪欲歸耳彥素除宗卿計可以養病德起除横榻善類皆相賀此亦一快也它惟保重即聽

樞鼎之名

某平日受知於王丈唐翁今雖死矣炯然在心有葬事錢劉子前日巳曾面投亦蒙肯可今其墳院欲免借索其子陔求某某書欲瞻拜台光倘中丞丈念其不負所知之心委曲從其所請不勝至幸干冒皇恐張轔前日某

自作劄子具述其同官時治狀薦于朝廷今聞以舒州處之尚未見報也因邦達書中見及輒叙區區

前日王唐翁之子行曽拜問起居當已塵涴伏辱誨翰恭審秋雨連緜明神協相台候萬福極慰瞻仰某碌碌亡補俯仰愧怍方念求去而復有講筵之除退惟學問荒蕪上章請對辭不獲免不知仁者何以處我旦夕且迎老親來庶慰久去庭幃之念環名匪遥秋深頎體眷注倍保茵鼎區區之禱

其久閒乍出邊兼兩部案牘山積才既不長又復不肯
放下一一整會殊覺辛勤出局常晚歸又賓客盈門書
問繼踵所以起居之問不能時到記室想惟道襟沖遠
必有以寬之然愧懼不敏自不能已爾其日欲求去比
又罝之經筵俗氣滿胷何由窺見淵奥第麋鹿之性愈
覺煩苦耳中丞丈以經綸手營理一州宜其政聲四傳
姦吏破膽居民歸心殊慰所願何時獲侍笑言臨紙傾
戀無極

伏辱書誨執讀久之如對面語樂不可言且審即辰明
神協相台候萬福極慰瞻仰無根之説自是可笑亦可
靜觀世間人情耳移居後諸况已定否相望只百餘里
稍涼當買舟拜謁以既前好倍保台重
王剛中病目就醫遂來盱官居日有承教之幸極慰令
尚在行朝門外服藥謾乞知之
伏辱誨翰慰喜以還切審即辰神相忠正台候萬福䰐
君埋銘輒獲拜讀名德之重文辭之高足以傳後世而

取信其附名其間有榮耀焉謹拜命矣何由參侍執筆

依然唯祝倍保興居即聽環名以慰有識

庚伏可畏伏惟神相忠正台候萬福久違誨論極有瞻

仰一讀來書忠勇奮發正論直道雖然在前如侍坐隅

喜不自勝秋凉當造見以叙前此為宗社倍保餐寢

前日諸人委曲當已知之某日宴坐焚香讀聖賢書乃

知閒居之樂大勝它事

前日台翰問及王剛中即時遣人送去昨日相見再三拜

問起居在此不多相見以目疾澀疼居闇室中稍對賓客來日即覺病倦坐此不敢數到其門比送論語傳來議論超絶令人三歎如此識見使其論廟堂間事必絶人數十等一癈便病至此可憐可憐此亦造物者之過也

賀沈左相

恭惟僕射相公謀先國體識見時幾親結主知為時名相四海之内舉袂歡呼平生經綸正在今日今人才正

待作新弊害正待除去斯民正待膏澤風俗正待變移
某雖老矣尚庶幾見太平之盛際為投老之樂事也萬
冀留念

賀万俟右相

恭惟僕射相公精忠自許識慮絶人親承天子之知不
為朋比之行十年去國一德不回果膺妙簡之求來位
阿衡之任然而名盛者責望重位高者委任深上答一
人之心下副四海之願其亦難乎自今姦回有未除者人

材有或遺者獘蠹有未革者風俗有未正者伊誰之責其相公歟伏惟相公念道之難行時之易失乗機應變仰合天心此非某之私願亦天下之公願也某老病不堪如枯枝朽木不復為世用也所懷在此伏幾留念

答贛州趙守

某為别未幾已踰半載雖塵俗逼人而景仰之心初無間斷欲遣專介奉一幅書少叙懷抱而埋没撥置自朝及夜曾不得休息逋慢之罪自不能文而遠蒙遣人勞

問勤重顧惟無狀無地可容惟長者寬之甚惠
其比者經從得瞻風度伏蒙延以危酒借以舟人方當
囊無半金之儲居無半面之舊挾三十口欲還故鄉而
賦性庸僻恥於干懇惠然存慰如平生交顧惟此意何
日敢忘

與永嘉何舍人

永惟仙里聖學盛行元承元禮少伊諸公表見於朝廷
而彥昭恭叔元忠之流力行於太學渡江以來此學尤

著精深簡妙深入洙泗堂壺中其至矣哉某叨守於兹
幸亦云甚其詞賦既行此學似不逮前日吏望舍人與
諸君子鼔舞晩進使不忘師承區區之願

回黄朝奉

今春經由乃得披際殊慰夙昔之願别來未幾塗中大
病延緜至處乃得少安四月末旬幸遂交印而事多積
滯撥置不休用是羈縻未遑修謝介專道遠書問勤渥
感慰何言再會末由臨書增想

同贛州鄒推三首

某令春經由乃得與同年款大慰平昔所以欽慕之意行役怱怱不如人意驟見遽違殊鬱胸懷再會何時臨書增想

蒙示及季子論備見攷訂精深學問不苟然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更幾審察可也性論當擯諸人獨以已體孟子之言則所得必深上遡孔門無分毫不合矣非年契之厚不可遽述所懷惟公亮之

長牋遠寄弊帚生輝感慰深矣適當多事修報莫遑十襲珍藏永堅素好

同孫尚書二首

永嘉舊號名郡王謝風流尚有存者方欲袖手其閒少追前輩遺躅而軍糧空乏之日以爲憂比因星變上寬民力書領版曹者識慮不過目前阻執詔書畧不下究某老矣不能復作擾民事雖已上疏請宫祠旦夕得請將歸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尋舊畦理荒徑以畢餘生矣

比有自諸公處來者擕尚書文近日謝朝廷文字人為一通意各有在有少年俊艾而不能萬一者乃知天生人材各有所主不可强也今我公戲墨弄翰笑談咳唾皆成文章有律有吕有涌有伏真所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者也披味之餘不勝欽歎

回全椒杜主簿

其與光遠相別幾二十年前此謫居嶺北瘴煙之中無復生理聖恩下逮既許還家復叨郡寄然衰老摧謝白

鬚滿面豈世間長久物已請宮祠倘遂所願即當扁舟相過一盃相屬以慶再生之樂何慰如之某前在横浦閉門自訟不通水火况敢萬里致書乎至於獨居自語謂人物如吾光遠風度文章操履學問尚在布衣未撼遠業則唧唧終日忽承書問久思姓名未敢啓緘問之來介則云自崇德來知必吾光遠也不勝喜慰又知登科第主簿全椒過有門生之稱徒切愧恐某無狀不容置之朋友之列耶執手有期臨風忻抃

答曾主簿

乍此睽異殊有傾鄉前此蒙訪别且云尚盤礴未行翌蚤奉刺郵亭間已行矣曷勝黯戀得書切審即辰尊履萬福良以為慰疊幅為禮過勤適修奉祭事未暇如禮為答幸察古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如使人人欲巳意則天下將不勝其責矣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怨乃我怨人此聖人明訓也其不能允蹈聖賢之言至於遠竄追悔何及頋吾子戒

之持守廉潔此士大夫常事其上更有事在過蒙相予不敢不盡它厚自保養踐履聖賢所戒以待亨發

與台州曾侍郎

某少事干冒故人周正夫機宜之子本寓治下今欲求見幸與進正夫名遵道臨川人何昌言牓登第元祐中上書論事不仕宦曾見謝顯道先生與吕源明豊相之王敏中游頃在錢塘日與之處其人博學髙識批判古今如指諸掌奇士也不遇而卒其孫本守貧不干人亦

可喜也

借米

軍倉遂絶糧甚至此十三年未嘗見也白米借十石糯米二石以濟目下艱窘公如納秋苗却可就取也

與淨居諶禪伯

甚久别傾念判官歸曾奉書判官不知流落何處自此有書無書切勿疑貳清風明月何處不相見而必欲書乎秋間自重

與徑山杲大慧

某前日方遣書道區區適得聖錫書報和尚旦夕隨紫巖入蜀急遣人致國太夫人儀前日一蘿葛藤已載去此

復道正遠倍保寢興

張教諭

兩辱書得審別後文履勝快極慰陳公編文不可不觀蓋古今文格之所萃也至囑正遠唯力學自愛

尚書

秋暑尙炎伏審神明森衛台侯動止萬福極慰瞻仰之
懷某蒙恩自便且叨郡符刑餘之人何以得此此皆尙
書丈異時吹嘘之及不勝感荷前日見邸報尙書宿寃
昭雪行且復舊職矣於我公識在塵外顧此兒戲事未
易作喜色然四海諸公胸次鬱埋久矣一見驛書舉盃
相屬茲亦可樂也某方落簿書中何由幅巾藜杖侍我
公於青山白雲中第深馳慕耳正遠伏乞爲斯文倍保
鼎茵即膺鈞軸之拜

每思昔時笑語炯然在人目中只益鼻酸耳人生如夢無一實法娑娑嬉游以卒餘景不是癡人尚書文詞益嚴字畫愈健不似七十歲老翁浩氣充盈可以想見某昔在謫居有閒適之樂今茲自便乃有煎迫之憂乘除相關校長論得必有能識之者矣某眼日益暗寫先生長者書不敢委筆吏老草無禮不勝皇恐惟相期於形骸之表乃可以逃責耳

令似學士學問日新恨未得一見想見神骨清峻僾瞳

照人庚甲乃與賤命同老漢抑何幸耶蠲紙二百聊作

揮灑供

施彥執

季文來備詳動止且聞處靜有味所得益高發於言辭

粹然可録豈如不才舊學都廢覽鏡自照眞可憎鄙不

知何以警之

違遠誨語又復初冬歲月崢嶸感歎深矣其於瞻仰情

何以支令嗣令孫讀書當日進此千里駒也其愛護之

百一哥萬福近折節為學否千金之資可惜自棄願自
收斂也

陳閑祖

南雄來得閒動靜之詳良以自慰某目疾增劇老態轉
深平生北㦬活計不復料理眼閉神潛視六十以前行
已是非自進自退亦一快也何由把手論此勤渠

知縣

即刻伏惟撫字餘閒尊候萬福蚤辱寵顧病苦莫遑迎

揖區區亦既聞於下執事矣坐受盛禮極不遑安請自
令玆告為罷去此舉使愚陋少安不勝懇禱稍可支吾
首當詣謝

陳開祖

開祖學有淵源而文采政事足以發之比來相見氣骨
成就宇量開廓富貴非公而誰乎願更潛養以振吾道
區區之祝

開祖人物識趣學問文采豈州縣間人行當名用遂施

所學更幾潛養崇護以慰同年區區之素

某年來老態百出障目日甚健忘昏塞平生辛苦而僅有之者索索空矣可為一笑何時把臂得盡所懷音釋補學者已不少矣且蒙許以詳書豈特衰朽之幸亦天下後世之幸也

軒記亂道正恐浼瀆几格欲以此求教乃稱奬過情豈所望於吾開祖也後訊尚望指摘其短使知所趨不勝至禱

通判

違別未久已見素秋不知寓處安便否因妹壻於判官行晌布區區致問臨風瞻詠未易名言託庇魯未得款曲中間小人以誣罔見窘切聞左右以直道拒之用心契合天地如此公子子孫孫當世有顯人天日在上實聞斯言感激之至

陳開祖

寵惠海錯皆珍惠也感激于親蒙寵拂不勝荷戴

遠別寖久瞻仰極深都守人還得書亦嘗布區區記乃聞未達何也比承誨翰殊慰傾思其目疾彌劇老態日增何由復款言笑如異時臨紙不勝瞻望

某區區亂道豈敢於吾開祖吝乎所以累聞於左右矣而來教勤渠如此使人慚怍無以自處切謂大學一篇學者入聖域衢路也頃嘗聞諸先生長者隨手記録忽已成編未敢以示人也今輒投諸几案探其失錯指其繆悠無使以栝棬自足而獲罪於聖賢之門也輒與開

祖盟無使他人見之以掩惡拙不勝至懇

淨居諶禪伯

冲老暫留塔下可以某所佔房安泊某才到永嘉自遣人來取矣墳頭諸事且煩留意炬坐主一一安樂冲老來時可同來相見否致意遠老云實無一句可道須管於不可道中道將一句來它自愛

承書極荷不忘自無垢到此六祖一去更無消息只無垢亦無蹤影矣試煩遠老打瓦卜看看是金兆木兆一

笑

陳開祖

前此拜書欲求所注論語及韓柳釋音不蒙見教其區區亂道雍也以前已為人傳播作笑具已不自愧以後豈敢為吾開祖惜以遠方無師友及無書籍引證意鄉必至疎脱萬一生還庶幾從容求琢磨精點竄然後取正於長者未晚也

開祖學問淵源枝派勁直其發聖處豈老拙所能及竊

以謂聞見所得不如踐履之深禪家謂勿喫別人痰唾須一一自已胸襟流出論語豈敢於老兄惜實以此地荒僻凡所牽引隨手亂寫未任對勘它時萬一生還拜呈老兄改抹庶不悞兒孫耳千萬相亮靜勝齋記輒拜呈伏幾改抹更求善書者今未可傳也恐點檢不精生意外事不得不慮令嗣名字乃以下求不肖仰見愛子之意今輒欲以自修字求仁 自治字聖功 自牧字謙之 自勝字克已為獻不知如何幸幾裁擇別久不勝瞻仰且聞宴坐

羣物之表開軒讀書深求古人用心處其所得當不在古人下尚幾倍保寢興為斯文加重

初夏遣記煩長文致問興居當巳塵涴伏奉誨翰如侍杖屨何樂如之稱奬過寵豈所謂誘之欲其進於是耶仰見前輩大人所以成就後輩之意不勝感歎

横浦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橫浦集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録監生臣范鐘

橫浦集卷十九

宋 張九成 撰

雜著

因與石月先生論仁遂作克己復禮為仁說

非大聖則不能名仁非大賢則不能當聖人之論仁惟聖人行仁之久故知仁之深眇而昌言之無疑焉學不至於大賢則其問也不切而聖人之告之也亦姑因其

材而成就之耳至於仁之正體則不以告也非不告也以其未足以當之也明乎此則孔子之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其有在矣孔子之門惟仁為極致三千之衆惟顏子為獨髙故顏子之問仁異乎諸子之問仁孔子之對顏子異乎平居之對二三子學者不可不盡心也且子貢問仁不過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耳樊遲問仁不過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耳子張問仁不過曰恭寛信敏惠耳曾未若對顏子之異也世之論

仁者見樊遲問仁孔子對之曰愛人乃擇之不精而語之不詳如莊周者有見於此則昌言於天下曰愛人利物之謂仁如韓愈者有見於此則昌言於天下曰博愛之謂仁而不知愛特仁之一端而已愛豈足以盡仁乎後之士見莊周之說韓愈之說以謂誠合乎孔子之意也乃見詩乃見書乃見易乃見禮樂之談仁者而通以一言該之曰愛嗚呼仁誠謂愛乎已欲立愛乎已欲達愛乎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愛乎恭寬信敏惠愛乎此

特攷之不審極之不深且以一愛自欺而已惡足以知仁乎至於孔門諸子之論仁如子夏之論則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嗚呼誠如子夏之說果愛也耶又如孟子之論仁則曰貴德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嗚呼誠如孟子之說果愛也耶知愛不足以盡仁則我之偏見消而正理明矣正理明則孔子告顏子以克己復禮為仁可得而論也夫天下無一物之非理亦無一物之非仁有己則理暗無己則理明己者何也人欲也禮者

何也天理也滅天理窮人欲何由而得仁滅人欲盡天理於是乃為仁克己也者滅人欲者也已何自而克人欲何自而滅乎本乎學而已矣其學安在曰禮而已矣非禮勿視視皆理也非禮勿聽聽皆理也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言動皆理也夫視以禮聽以禮言動以禮視聽言動一循乎天理之中則人欲滅矣私已克矣天理明矣天下皆歸於仁矣克己復禮此仁之正體也以此通乎子貢之說己欲立己欲達果仁矣以此通乎樊遲之

說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果仁矣以此通乎子張之說恭寬信敏惠果仁矣以至通子夏之說博學篤志切問近思非仁而何通孟子之說貴德尊士賢者能者在位在職非仁而何又泛而入乎樊遲愛人之說莊周愛人之說韓愈博愛之說乃深知其為仁之端耳是克己復禮之說是仁之正體也非孔子孰能言之非顏子孰能當之哉此乃孔子心傳之要大學之宗學者不可忽也且孔門弟子三千人一旦魯哀公季康子問弟子孰為

好學夫子於三千人漠然無稱焉獨曰有顏回者好學
嗚呼二三子不遠千里來造函丈摳衣而請負牆而立
果為何事乎乃不得以好學稱其亦可悲也已攷其所
學如後世博物洽聞無有也又如後世絺句繪章無有
也特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愚深思而熟究乃知夫不
遷怒者克己也不貳過克己也私己已克人欲已滅天
理著焉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乃知其所以
不違仁者果自克己復禮而得之也顧惟顏子之見仁

置之則塞乎天地溥之則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天下無一物之非理亦無一物之非仁理當如是也嗚呼仁無古今也亦無東西南北也顧克巳者得之耳使學者無志於聖人則巳如有志於聖人惡得不信孔子之言使學者無志於仁則巳如有志於仁亦惡得不行克巳復禮之説乃知夫未克巳以前其視聽言動皆私欲也巳克巳以後其視

聽言動皆天理也則於顏子之心庶幾而得之孔氏之閫域亦可疾趨而進也其勉之哉

黃氏訓學說

建昌黃新淦弈世載德登第者比比為衣冠盛事至新淦又登第其子文昌又登第餘四子文晟文昱文曷文曷　方力學不已文昌之子樞岐嶷有成人氣顧其家登第豈有既乎余謫居橫浦十四年今春被命守永嘉道過新淦新淦攜四子一孫來謁且曰願先生幸教之余

曰余老矣韓退之所謂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者也自訟且不暇又奚以教人為新淦請益堅余辭不獲命乃告之曰學當有本原孝悌人本原也孝悌何以見乎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其意以謂欲知仁之實乎即事親時是欲知義之實乎即從兄時是使當事親時愛戀眷慕穆焉如春斯即仁也當從兄時恭謹唯諾肅焉如秋斯即義也知此二者即曰智節文此二者即曰禮樂此二者即

曰樂孟子又曰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夫學至於樂即仁義隨處而是不止事親從兄時也故謂之生生則欲罷而不能欲止而復起目之所視耳之所聽口之所言心之所思雖無意於仁義而仁義不吾違矣使人手舞足蹈有不得已焉者其本其原乃事親從兄時始黄氏子孫其信是乎其不信乎如其信也體之於巳則為仁義之士行之於家則為仁義之家行之於鄉於國於天下無往非仁

義也天尊地卑日往月來風散雨潤山髙水深皆吾孝悌所造化耳豈不盛哉豈止登第而已哉諸子其勉之

青龍白虎説

陰陽家流有青龍白虎之説凡室廬所居墳墓所嚮則左臂為青龍右臂為白虎居青龍則吉居白虎則凶信如其説王者建國立宗廟於左立社稷於右其朝制則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其廟制則左三昭右三穆豈有古先哲王置社稷公卿大夫

及武之三穆之位於白虎使土地五穀及卿大夫三穆之神皆受凶災乎必不然也且以百家之聚析之有一家以左為青龍以右為白虎矣適有一家焉居其右則是青龍者又轉為白虎矣又有一家焉居其右則是白虎者又轉為青龍矣自百而千自千而萬以至合天下而言之抑何青龍白虎之紛紛而若吉若凶顛倒錯亂而靡有定說也借使積善之君子居白虎之位則常招凶積惡之小人適居青龍之位則常得吉是明而福威

之柄幽而禍福之權一皆獨專於青龍白虎而君子常遭無辜小人常得僥倖必將三綱淪九法斁而後已其說無稽誠不足信然邪說既行以無為有幻惑一世牢不可破良可歎也

名節說

子張子曰以血氣為我者方其壯也立名立節似若可覩及其衰也喪名敗節無所不至矣血氣之不足恃也甚矣惟學問克己轉血氣為理義則窮而益堅老而益

壯矣或曰陳仲舉顏魯公不聞有聖人之學也而暮年之節炳然不衰如此何也曰此皆有聖人之資使其有聖人之學則在周公之列矣吁可仰哉

目病說

子張子目病生翳命醫服藥目翳小淡則親戚妻子為之喜或加增焉則復為之憂子張子曰目猶天之日月也日月薄蝕猶君子之有過也余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其得罪於天也久矣目之生

翳是吾心之過形見於兩間也其或小愈是幸免也幸免奚足喜其或加增是天正典刑也宜退聽以受之而已憂之何益曰如之何以處之曰吾老矣無及也當心悔之而已矣

智愚說

子張子曰智者少而愚者多智者見其高愚者見其下智者言動衆愚伺之以市井之見聚首而議其非焉吁彼衆愚何不思之甚也陰受智者之庇得生養焉而不

知也使智者與衆愚同天下國家何頼焉

為郡說

或問為郡子張子曰為郡之道正心術敦風俗禮賢士行教化節財用謹獄訟斥姦吏佑善良治豪猾行此九者其亦庶幾乎豈惟一郡小邑亦然

題跋

題書室柱

余生平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矣倚

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被命北歸因書此柱丙子元夕范陽張子韶書

書司馬温公咨

紹興丙子閏月二十九日某以目疾乞罷永嘉歸故里任括蒼司馬倅手攜曾大父温公在政府日賓次咨白示某且求題其後某整冠肅容頓首再拜而讀之曰嗚呼其盛矣哉盎乎其似春也肅乎其若秋也仁義中和之氣君子長者之道可得之於一席間矣某雖不獲登

公之堂拜公之像凜凜然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敢不敬乎

題晁無咎學說

學不貴於言語要須力於踐履踐履到者其味長乃盡見聖人用處古之人所以優入聖域者蓋自此路入也無咎先生所以期其猶子者其遠乎嗟乎前輩之風不復見矣執讀三復為慨然興歎者久之五月日張榘書

題李伯時孝經圖

李伯時畫超然塵土之外其精緻微密幾與造化爭衡豈凡流所可髣髴猶恨其不深攷孝經微意此樂道君子所以為之痛惜也戊辰上巳范陽張某書

題米元章悼東坡詩

余昔從陳伯修游因抵掌論天下士曰米元章奇士也惜乎知之者少爾今見其悼東坡先生詩有知公不盡之語然後知伯修之言不妄且痛恨生晚不及面覿徒想像其風度五月望張某題

題孫叔諧序王文炳

余觀大參序所以期叔虎者逺矣昔子貢問夫子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夫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說者曰客氣既盡則粹然之文炳炳見矣倘以說者之言為是叔虎其正爾心誠爾意內琢磨以修省外切磋於師友使吾所謂睟然者粲於人倫事物之際被於文辭動止之間此作序者之意也亦當時命名之意也叔虎其勉之

書呂夫人墓銘後

昔夫子論管仲不死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是死非人所難知所以處死者難耳聖人不貴其死而貴其處死春秋書宋伯姬聖人有深意以其知所以死也呂夫人義不汙賊而赴水正合春秋之法此文靖文正舍人公之遺訓也偉矣哉聖錫之論予固有取

書呂居仁與范秀才詩簡

余與居仁相别十年遂成永訣今覽其遺跡如對面語追思宿昔為之流涕戊辰七月九日范陽張書

贊

侯憲奇石贊

高安守侯仲平蓄奇石三其一霏霏若陰山雪其一洋洋若五湖魚又其一粲粲若蜀江錦皆希世寶也作書抵予曰吾居嗜好其終老於是乎幸為我作數語將刻於其側余置書歎曰造物之妙亦深矣微有影像形見

於無情之物者迺不可揜如此然後知鳳凰麒麟慶雲甘露皆聖人心中物也君子閒居獨處可不謹乎迺爲之贊曰

大鈞深眇　世胡不見　一有滋萌　卓然著見

吾儕處心　盍謹無倦　毋或自恕　其飭爾度

誰謂不睹　天其臨汝　誰謂不聞　響遏行雲

吾言何益　請觀此石

銘

擬夏禹九鼎銘

聖人制作與造化同其妙豈私智淺識所能窺見哉夫世所常見者雖日月民不以為奇世所不見者雖鼠樸民自以為怪睹殊形異狀牛鬼蛇神可以驚世駭俗者衆也以謂萬物之靈惟人為大故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之且倉頡制字而鬼哭以得其形則無以見其神也圖象在鼎其形已見矣其復能為乎其意欲使人自人神自神不相雜擾各得其所伊尹識之故贊其德

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曁鳥獸魚鱉咸若盖與鑄鼎相為表裏乃為之銘銘

曰

天地之中　惟人為大　人為神勝　為孽為怪

元后聰明　實人之靈　制神與人　不相侵凌

乃鑄九鼎　畫圖神姦　殊形詭狀　莫或作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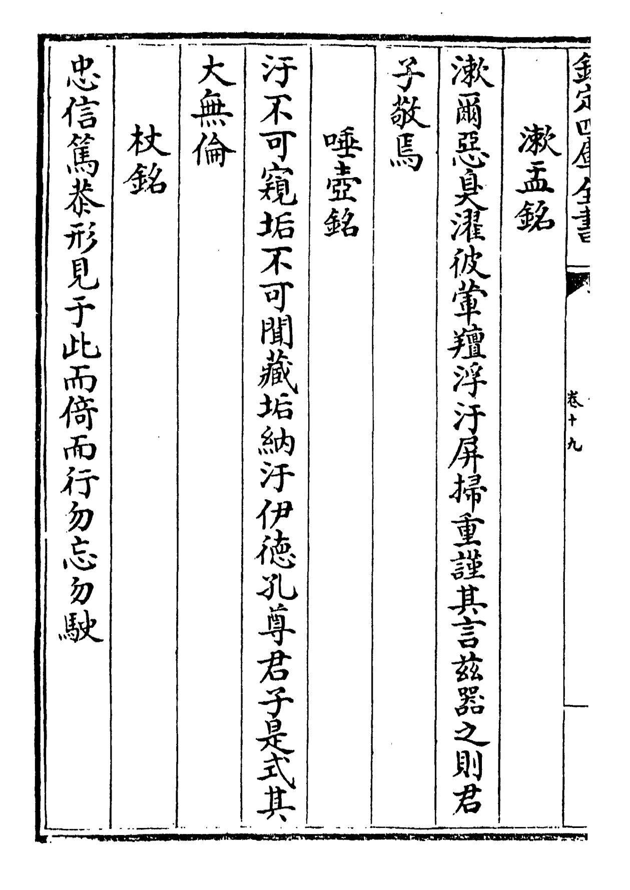
潛逃深匿　敢見其形　民入山林　無復震驚

在易之鼎　卦畫至精　豈徒觀美　義貴大烹

調和四海　以養聖賢　神人奠位　事有後先
鳥獸魚鼈　亦遂厥性　至哉神禹　執此之令
傳諸後世　所尚者德　蠢爾荆楚　為周之賊
王孫所對　逆折姦心　鼎有存没　德無古今
咨爾後王　無幻鬼神　方懋厥德　與禹同倫

類水銘

類盆歸潔盥手去塵屛玆昏翳以安爾神辟頽易操逆理叛道毋或來臨汙我皦皦



漱盂銘

漱爾惡臭濯彼葷羶浮汙屏掃重謹其言兹器之則君子敬焉

唾壺銘

汙不可窺垢不可聞藏垢納汙伊徳孔尊君子是式其大無倫

杖銘

忠信篤恭形見于此而倚而行勿忘勿駛

横浦集卷十九

横浦集卷二十

宋 張九成 撰

祭文

祭吕居仁舍人

嗚呼聖學不傳何啻千載吟哦風月組織文字轉相祖述謂此極致正心修身不復掛齒孰如我公師友淵源文以宣之詩以詠之天下之士誦公之文服公之詩者

多矣而得公之意者葢未見其一二也若乃勸講露門直筆太史代言西掖視草北門即公之忠正恭儉躬行履歴至死不亂者粲之於英華而注之於筆削爾我之識公最晚而公之知我最深同處於朝而不相往來同好此學而未嘗談論神交默契不欺不愧其亦庶幾焉嗚呼萬事已矣夫復何言觴酒豆肉千里寓哀惟英靈其享之

祭虞深之

嗚呼深之公之為人篤於中外信於朋友寛以臨民禮以待士遇事不惑應變無窮識利害之所歸知終始之必爾如着龜之先見如軒鑑之清明挾此之材用此之德以年則當享上壽以官則當位大夫今官止於一簿年不滿六十一病不復竟成永訣嗚呼痛哉我之與公始於學校之舊終為烟婭之親情同弟昆義均休戚我竄嶺下交親邈然隻影自憐斷蓬無托凜乎惟公兩遣問勞書詞懇惻藥物豐備今則已矣尚何言哉回思孀

妹遠憐孤兒痛徹於心其誰我慰生芻之奠一寫哀號

祭王侍郎

惟公才出人上學自名家推賢揚善掩過匿瑕昔其未見諸公交稱流離偃蹇欲識未能南來嶺下門設雀羅交親斷絶形影莫過公持帥節惠然見臨論議忠厚器宇静深謂必遠大少究所施天理莫測而止於斯若其跋履敭歷獻納論思不抗不抑匪亟匪遲顧我老病百念如灰期公還朝或慰衰頽今其已矣有涕漣而觴酒

豆肉庶或享之

祭鄭仲遠

公有治民之才有華國之文有深遠之度有奇詭之策而議論剛正人物軒昂謂必居諫官御史之員西掖北門之職而年未登五十官止於九品位不過縣令百未一施冐疾而死嗚呼哀哉堂有老母室有寡孤流離顛沛以至於此嗚呼哀哉念我與君義乃同年情如兄弟不見顔色僅過年餘平生之歡終天之訣嗚呼哀哉病

不及知歛不及哭觴豆之奠逺致老懐公如有知庶或享之

祭解帥

惟公剛而能審武而好文老而不變幼則有聞憶我平生初未識君謫居横浦乃挹清芬樽酒相樂談辭如雲酒酣耳熱氣凌三軍倒廩傾囷兩忘主賔嵐瘴所都飲冷食新日損月削病輒彌旬竟至不起嗟誰與親君居藍田死乃江濆首丘弗獲藁葬此艮肉馨而絜酒醇以

清能復享此有淚濡巾

祭黃元寵

惟公器質冲厚志氣剛方見於議論粲於文章諫官御史給舍臺郎謂當平步翩然翺翔而官止員郎位止半刺年不至上壽乃遽至於云亡嗚呼哀哉嗟我寡與生平坎軻謫居嶺外門莫我過公來分教見我驚嗟情均骨肉義期切磋公將滿去謂圖復來得倅五羊北轅又回今年五月迓吏前催私竊自喜我懷當開戒飭僕奴

洗豆陳盃日月已届何久徘徊事出意外訃竒告哀淚落如雨哭聲如雷此生已矣此心亦灰有肉登爼有酒在罍千里致奠魂兮來哉

祭史幾先

嗚呼幾先勤以律已儉以成家語人以信出言無譁鄉閭之所宗仰君子謂之無瑕惟我與公心實相知我謫於南三恵以書慇懃問勞語畢嗟吁令我北歸意則無喜謂當與公一盃相囑優游卒歲林下笑傲此意未遂

公則已亡訃音來告老淚滿鬚聞公有子力學未已當大公門少遂公志薄殽在俎清酒一巵公如有靈庶其享之

祭彥執

嗚呼彥執遽至此耶公生不娶至於絕嗣嗚呼痛哉不幸有伯牛之疾有原憲之貧而氣干斗牛文摛雲錦行潔氷霜識高今古不得一官終於老死茲又可為天下惜也余素寡交生平朋友不過四人姚葉先亡公繼巳

去予形單影隻有唱無和有言無聽有酒無徒有花無玩余之悲苦當如何耶人生大化如彼浮萍適然相值適然而散亦復奚喜亦復奚悲其所悲者以公之才而不顯於世以公之德而至於無後觴酒豆肉千里致奠嗚呼痛哉

祭墳園神

某年月日以酒脯之奠昭告於家園土地林木等神某讀喪親篇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嗚呼言之至此五内

槧衩尚忍言之耶某卜葬先人於此今將開壙謹用告
虔某身為儒者當信先王之言不當信淫巫瞽史之説
嘗讀周官冢人之職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為左右凡
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各以其族此先王陪
葬之法也驗吾先王左右前後之説則夫陰陽家流青
龍白虎獨火太歲之説敗矣又讀禮記之説曰夏后氏
尚黑大事斂用昏商人尚白大事斂用日中驗吾先王
用昏之説則夫陰陽家流乾艮二時之説敗矣又讀富

辰之言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邘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嗣也驗吾先王一宗數姓之說則夫陰陽家流五姓宫商角徵羽之說敗矣又讀春秋書曰宣公八年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驗吾先王巳丑庚寅以雨晴為候之說則夫陰陽家流擇日定時之說敗矣以至攷五月三月之說則年辰畏忌之說敗矣攷從樞臨穴之說則黑黄衝射之說敗矣是陰陽家

說違悖義理舉不足信又嘗攷先王之誅曰執左道以亂政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又曰非聖人者無法非孝者無親今陰陽家譎怪之說是左道亂政也是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也是無親也是非聖人也公犯先王明禁罪在不赦動以吉凶禍福為言以恐動天下以起不孝之心嗚呼葬親而欲徼福於無知之神此何心也哉此不孝之甚者也其甚悲之使世無青龍白虎之神獨火太歲之神則已如其有之必不垂祐

於謀葬其親避忌畏惡遲延歲月以徼福於一身之人不孝之子矣何以知之石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不沐浴佩玉石祁子兆人皆以龜為有知也豈為青龍白虎獨火太歲之神反不如一龜之有知乎先王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攷之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其今葬其親以義合禮安敢不以先王之道為

法耶又安敢不以先王之道正鬼神耶其又觀先王蜡祭之法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豕也今以葬先人斬伐林木斸掘土膏雖幽冥中念人子之心不以為忌而其所以事鬼神者亦安敢不以禮義而再拜告也嗚呼先王之道神明知之久矣區區之言非特正淫巫瞽史之説將以開先王之道使為人子者以奉其親以事鬼神以窮後世紛紛之論不敢以吉凶禍福動其意而一以純孝為心神如有靈庶或相之

祭靈潭龍君

維紹興十八年歲次戊辰六月丁亥朔十五日辛丑具位張某謹以酒果之奠敢昭告於靈潭龍君之靈某謫居於此雖無職事而月有俸廩歲有衣賜啖食邦民膏血每懷愧畏乃至五六月不雨田苗就槁亦用嗷嗷不寧聞邦人迎請龍君而龍君惠然肯來來未一日於炎赫中沛以甘雨越明日又雨夜乃大雨徹聲動地良用欽慕竊思龍君處幽就曠不求人知又未嘗作禍作福

以恐動此邦之民趨然與世相絶此邦平時無香火之奉一有旱乾之苦無所控告輒相與致禱而君初不以平日為懷應其所求霑足優渥千倉萬箱上以供百官有司之奉下使家人婦子驩欣怡愉以享終歳之飽焉而君方撝而不有復退藏於寂寞深渺之中民亦忘君之賜自以為吾耕墾之功爾嗚呼君乎其亦可謂賢矣其食君之禄衣君之衣官列侍從位上大夫而退思平生無分毫利澤以補斯民是以私有愧於國家而仰慕龍

君之德謹以區區薄奠少見意焉

到任祭文宣王

猥奉宸綸起臨是郡視事云初躬謁廟貌將行所學以濟斯民敬事而信不忘先訓

祭本衙土地

叨竊郡寄老稚在焉惟神庇之蟲鼠蛇虺有害于人悉屏勿見乃神之休

墓誌銘

廖守墓誌銘

紹興乙亥四月朔有持書叩門者其書題曰孤子廖顒余啓封疾讀曰顒不孝先考故新州太守也有賢行法應書不肖嗣欽聞先生謹許可其言足以信今傳後敢以業大任大夫所書行實以請願先生叙而為銘豈惟不肖嗣之幸抑亦先太守之幸惟先生哀憐之余考業大夫所書叙之曰公諱某字某世為連州桂陽人曾祖某祖某隱德不仕考某以公故累贈右中散大夫公以

紹興十九年四月卒享年七十有三其入仕也以舍法兩上魁貢權某州教授移某州以使者薦授德州文學就權司戶曹事以破蠻功改承奉郎循州司録以破賊功遷承事宣義郎知廣州東莞縣又以循州功特差知循州以年勞遷宣教郎以覃恩轉通直奉議郎又以年勞遷右承議郎請祠歸鄉里遷右朝奉郎知潯州移知新州顯通籍金閨遇郊贈右朝請郎其為教官也喻以彝倫勉以忠孝新民化焉其司戶曹也安化羣蠻掩不

備夜半到城下吏民驚竄無餘公慨然佐郡守拒之宜融二州適二百許人負米來輸駐城外數十里公單馬出城引入為援分城東西聲喏相應蠻驚且疑乘其不意渠魁授首餘衆破散邉境以安其攝循州也虔冦劉花何花陳長者踵跡相躡出没循梅潮惠間四郡騷然不寧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公集僚佐問計策率愕眙相顧噤不吐一辭乃以郡事屬僚掾躬率官兵出城討之部使者壯其行委以督捕公指麾戰士廣設方畧歷崎

嶇披蓬藋與衆同甘苦備辛酸將士彌厲羣寇以平其

宰東莞則厲廉儉崇信義興學校决滯訟治效為一路

冠再守循州則嚴威信篤惠愛蠲逋負治城池修器械

號令分明常若寇至於今賴焉兵官訓練嚴酷士卒若

之指日作亂公呼羣卒立庭下且呼兵官來曰汝何為

不撫士卒又厲羣卒曰汝果欲為亂耶無它殺殺吾一

人足矣羣卒泣且拜曰我以公故不敢有它心已乃至

教塲立程格卒以無事此皆可書者也其為人孝悌慈

祥寛厚靜謹平居恂恂長者也遇不可則慷慨直前無所顧望其於榮利泊如也異時在東莞部使者列薦名審察都堂除提點九路坑冶辭燕瑛尹開封薦司儀曹又辭自潯州來不計年勞不叙賞典曰吾布衣至此足矣歷三郡不受供給遇水旱不受圭租曰民艱窘吾何忍乎真仁人君子之所為矣妣黄氏贈令人前娶唐氏贈安人再娶陶氏封安人商翁孫女也治閫内以禮遇親族以恩撫愛子孫前後如一紹興二十四年五月亦

棄諸孤以歿男二人顒靖康擢進士第左承議郎通判欽州次頎先公卒女三人長適進士鄧林次黄煥次丞天男孫四人曰應清以公致仕恩補將仕郎餘尚幼女孫五人顒紹興二十年八月葬於萬石岡之原禮也顒前年謁余於大庾嶺下藹然君子也其有父風乎銘曰

宗族鄉黨　曰孝曰弟　所臨有聲　所居可記

凡百君子　邈無一二　公獨有之　死亦奚謂

黄吏部墓誌銘

政和中福唐黄先生為杭州教官余時居鄉校為諸生實在先生座下其為人氣貌莊重資性寛仁望其容儼然有不可犯之色聽其言周旋勤懇循循然進人於善余甚敬之自先生秩滿不相見凡二十年每思天下士大夫為善人君子者先生未嘗不經於心紹興八年余忝為禮部侍郎先生時為吏部郎官閒相過仁心義色肅然郁然如昔日也一日先生見過喑不吐一辭若有不相悦者余避席前曰先生無恙否若有憂色何也先

生曰吾何憂哉吾聞子一事為子憂耳余驚起曰所聞者何事願請教曰某文字公豈當作耶余對曰實不曾作先生曰是公職事如何不作余曰朝廷不以見委某亦不問也先生微笑曰如此則吾心無憂矣遂大笑而去少頃送茶一銙撒欖十顆來曰適所云果不曾作某甚喜偶家信到有此二物輒為一笑余感激之甚曰使師友人人如黄先生日在吾左右前後切磋琢磨吾何憂不為善人君子哉嗚呼余今老且病悠悠度日不敎

不學先生亡矣余晚節末路於何攷德而問業乎余所以悲也以余所已知遡余所未知以先生所已試遡先生所未試使天假之年必將任重致遠卓然為有宋名臣惜乎終於郎官而死也言之使人泣涕紹興戊寅九月七日先生之子濬以其宗人右司員外郎黃祖舜狀其行實來請銘云先生諱珪字元功曾祖植曾祖母陳氏祖郭祖母陳氏父臻累贈奉議郎母徐氏累贈安人自上世居福州永福縣新豐里白面村舉鄉無儒冠者

祖母每陋其俗一日慨然有孟母擇隣之意謀去故居遂徙侯官之赤岸家焉先生皇考因得挾策從人既長讀書為文能吟五七字律詩恂恂豈弟鄉人稱其長者生三子皆登進士第先生其長也年十九從司業李隲學未半歲超越流輩隲奇之閒語先生曰如子材器異日當為閒人一第何足道也暨游鄉校籍籍有聲崇寧貢於辟雍升補太學內舍與諸生羣試屢居甲乙三舍法諸生每歲以季試優劣為考察有上中下之别而上

舍亦分為三等內舍生入二上者即賜第謂之釋褐先
生政和元年校試已在選中偶有旨皆赴明年殿試復
中乙科注官為襄州司理參軍旋為衢州州學教授三
衢士多俊秀先生訓導啓發之甚至一時中第者獨多
於二浙中書侍郎馮公熙載尚書毛公友皆衢人賢先
生之為共薦延之終更循從政郎除杭州州學教授其
教人如在三衢時士皆勵志於學自是生徒相繼取魏
科如沈待制晦舍人淩景夏會三舍法罷先生亦以溢

負解去從辟為鹽官縣丞先是方臘竊發於睦州攻掠旁郡賊平新復郡邑給復二年并住賣鹽鹽官亦預其數後鹽法復行適當歲饑為令者務趣辦以為已功詠令人户請買尋責其價急於星火帥府知其擾改以屬先生先生曰急疲民以悦上官吾何能為於是盡呼邑之父老告諭之曰有司恃此以供公上固不可蠲吾將寛若程督免若追胥若曹亦樂輸耶邑人皆曰戴公之德敢不赴期踰月而辦秩滿薦者應格改宣教郎除汾

州衛州教授𥚃以親老地逺不能赴廟堂有知先生者欲以為衛尉寺丞先生語於朝曰寺監丞簿乃異日晉用之資地第偏親垂白若得一官稍近鄉閭不廢甘旨之奉乃所願也當路善先生語誠即除福建路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官次居富沙乃就職時仲弟琳為邵武軍司戶參軍相距數舍板輿往來頗盡親歡俄丁外艱既除而仲弟亡遂無仕進意親舊敦曉之勉强造朝時中書舍人林公遹禮部侍郎李公正民交薦之除主管

官告院改大理寺丞紹興四年之任在官二年擢監察御史未數月除刑部郎明年遷吏部九年四月十四日以疾終于行在之官舍享年若干積官至左朝請郎十年八月壬申朔葬於報恩寺山先塋之西妻蔡氏封安人子濬右承務郎新知興化軍僊游縣女適進士陳壽隆先生天性純孝於兄弟尤篤友愛平居一日不相面則惘然若有所失其仕進不屑就不茍合亦不為崖異之行官杭日外臺有緣宦寺進者欲薦先生先生曰固

願出門下令舉狀幸已滿員乞回此以録寒士雖辭之
甚力然其言婉遜亦未嘗以語人公嗜學不倦自登第
以至踐歷臺省無一日廢書上自諸經下至諸子百家
之言無不研究搢紳稱其博洽嘗謂季弟琇曰大學所
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吾兄弟素習禮經盍佩而行之
平昔所寓必大書誠意正心四字於座右以效古人盤
盂几杖之戒此皆黄公狀其行也先生重於義而輕於
利其在吏部也時中執法與之相好使所親語之曰將

屈公再入臺中如何先生正色對之曰起居中丞某人小人也乃班從官首某人小人也乃班庶官首中丞日造庭中見此二人汙人眼目亂吾風教敗人名節如何不擊去如某某輩安用嗚呼使先生不死其排斥小人保護君子無疑矣先生於朋友無不盡其歡心平居暇日婆娑嬉游笑談戲劇若將無不可者及朋友微有害理則正色斥之使人心寒而股慄故人皆樂其誠而畏其正余知先生自謂不後於黄右司銘其可辭耶銘曰

和而克莊　嚴而靡忒　君子之容　君子之德

吁嗟先生　為百世則

陳氏考妣墓銘

紹興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有二日余同年友陳開祖有書來余喜甚及閱其封緘曰孤哀子余投袂而起曰嗚呼開祖孝於其母今母氏不幸耶不知其何以堪之灑涕開緘曰一鶚不孝慈母棄諸孤日月有時將葬矣嗚呼尚忍言之耶吾母有賢行法應銘願先生銘之又曰

一鶚不孝丞失所怙未銘也敢并以請先生知我深今輒以行狀聞諸下執事惟先生悲哀之使吾考妣受先生賜而不肖嗣如一鶚等所以受賜於先生者亦豈有紀哉今讀其狀曰陳氏世為閩人先祖來游永嘉因家焉遂為永嘉人先考奉議風姿粹美襟度夷曠見人傾倒輒盡喜賓客篤故舊口不言人過閒居葺屋栽蒔花木與朋友賦詩飲酒無虛日也樂賙人之急求則與之不留為後日計友愛二弟如同母生平居笑語怡怡終

其身未嘗失色年纔四十而卒里黨莫不哀之寶政和
五年正月乙亥明年正月巳丑葬於郡之吹臺鄉干嶼
之原紹興丙寅郊祀以一鶚升朝錫恩贈右承事郎三
封至右奉議郎娶同郡潘氏封太安人太安人曾祖大
方祖宗臣父叔齊皆隱德不仕寡居時年踰三十諸子
幼太安人獨當家務經紀有條理歷艱難辛苦無厭色
日遣諸子就學寒暑不少懈性嚴重不妄言笑處事有
體議論時援經旨以喻從二子赴官常在窓隙視其決

事杖有罪者或過太安人則怒而詰之事有不如意未
嘗形辭色間有疾懼貽家人憂隱忍不以告諸婢有過
不施鞭朴以理訓飭而已平生不奉佛不信陰陽方術
之書不惑荒幻奇譎之説毅然若篤道君子也生三子
長一鶚左朝散郎通判紹興軍府事次亨朝左奉議郎
知福州長溪縣事次一夔業進士五女長適鄉先生沈
琪次適進士鄭熈績次適左奉議郎通判宣州軍州事
沈大康次適進士王宗彦次適進士劉源孫十人自強

自存自誠自修自治自明自牧自省自勝自得皆業進士孫女八人長適進士沈辰次適進士章諶次適左迪功郎婺州司户參軍鄭伯熊餘在室太安人之在長溪一夔留永嘉一旦得暴疾以卒諸子念曰一夔安人素所鍾愛倘以實告必悲苦將有意外憂泣戒勿言嗚呼天奪吾母耶踰年忽聞之竟憂泣成疾以至不起嗚呼痛哉紹興乙亥二月已丑卒於官舍享年七十有六臨終精爽不亂笑語如平時二孤護其柩以歸將以明年

二月合葬焉初先祖來永嘉生事微甚已而積累至於温煖既捐館奉議年加長踈財重義日與賢士大夫游從延師教子弟聚書籍以自娱又散其餘貲與道人釋子輩率以萬數繇是生計不復如昔矣太安人區處盡力躬以儉約力教二子見其成就内外親黨五十許人誕日奉觴上壽環列左右肅雍可觀享其佚樂者二十餘年余讀已乃歎曰嗚呼陳氏夫婦亦賢矣哉退而考其祖盖諱晞顔字某奉議諱豫字謙仲吾開祖博極羣

書而一意於聖學平居睟然遇事輒斷不可屈以勢其
亦有自來矣銘不可辭也乃銘曰
種德惟寬　斂德以勤　寬積諸幽　勤更孔艱
猗歟奉議　寬而教子　勤哉安人　淑謹且均
施也必報　厥命日新　鶚倅畿甸　腰銀服茜
朝宰大邑　金閨通籍　並登賢科　學准聖域
安人享之　歛種以德　凡厥有家　其謹視之
謂予不信　攷此銘詩

龔夫人墓誌銘

紹興癸丑九月余再娶婺州浦江馬氏馬氏先適義烏縣青口吳氏夫不幸馬氏守志不嫁余妻父妻母憫馬氏年少其子幼小曰吾老矣汝不再適吾死不瞑目遂以嫁余既成婚翌日吾妻面壁掩涕者終日余問之再三曰君至誠君子也妾不敢不以誠告妾吳氏姑高節懿行當於古列女中求妾欲與之同志弗克今已適君矣無可言者妾恐吾姑思念妾甚所以泣余聞之為其

戚然者終日因問其姑高節懿行若何曰吾姑姓龔氏
世為婺之義烏人適吳氏京生一子曰𥨊𥨊即妾前夫
也𥨊纔四歲而孤吾姑尚年少也吳氏大族皆以豪侈
相尚吾姑曰吾今孀居當立家法以示子孫乃獨清儉
廉介其遇族人莊而有恩其治家事嚴而不苛其待僕
妾整而有禮合族數百口內外斬然人無閒言吾夫死
有子曰克忠妾來歸父母家時詣堂下泣別吾姑呼妾
使前曰汝今所嫁之夫名士也吾聞其名久矣恨未及

識也汝謹事其夫如平日所以事吾者馬氏適余二年乃不幸其言歴歴在吾耳紹興丙子余守永嘉上章求閒得遂所請專往謁吳氏求龔夫人相見所以償吾妻馬氏之志也上堂參拜瞻其顔色望其儀容藹然肅然真賢婦人也别來三年歲在戊寅五月十一日夫人以微疾而逝享年七十有四夫人初喪其子吾妻馬氏既適余煢然一孫方七歲夫人亦已年高矣乃不以屑意乃卓然自勵曰吾當教此孫使之成立以大吾門克忠

亦能副夫人意耿耿自立讀書為學有志古人歲在癸

酉鄉大夫薦之未獲所求克忠憂見於色夫人怡然笑

曰汝勿以吾在介意也汝當益親賢師友使士君子皆

稱汝為賢者吾心足矣仕宦有命不可求也然則夫人

之志為如何哉夫人既沒將葬有期克忠使其子日休

乞銘於余余記其實行退而考夫人曽祖文政祖待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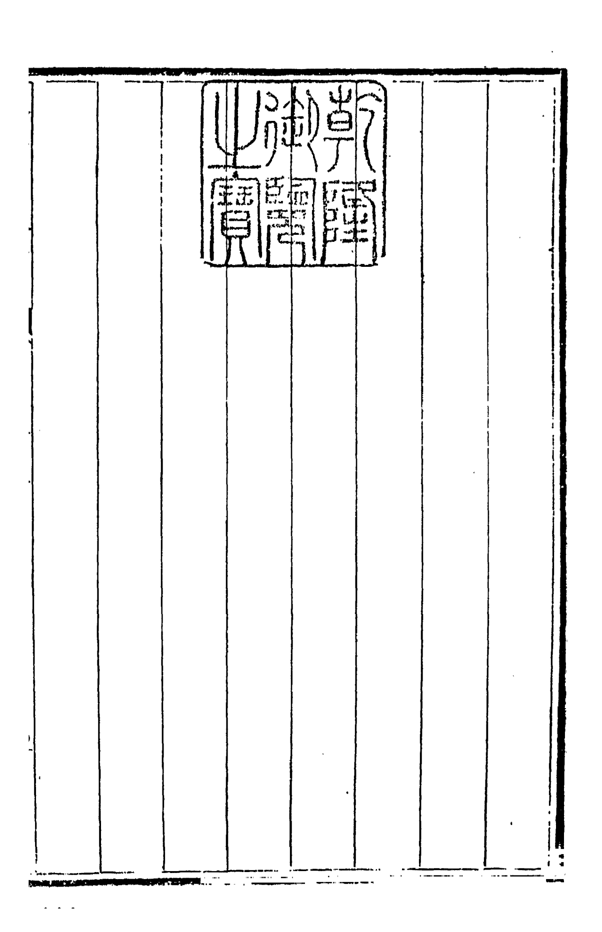
宗諤夫人在家為女時已有孝行可稱及適吳氏有姑

及祖姑在堂夫人朝夕侍膳禮無違者夫其為女為婦

為姑皆克盡其道可謂賢矣以其年十月二十日葬於官塘之原先是其祖葬於野墅每歲若暴水遊遷以合葬焉禮也女一人適陳安本乃故給事陳公次升之姪也曾孫男五人曰日休日思日省日行日宣皆舉進士曾孫女四人長許適太學生葉維休三人尚幼乃為之銘曰

和而克莊　寛而不弛

是為夫人之賢行　可以列之女史而不愧


乾隆御覽之寶

橫浦集卷二十